

艺海观澜

只有内容创新才能让作品拥有经久不衰的生命力。观众希望看到的是更具启发性的现实观照和价值探讨,是更有深度的人性剖析

重新认识地方戏的灵魂

林 颖

坚持“两创”
关注新时代文艺

任何剧种都需要适应时代变化,一些题材也非常适合突破发展,很多创新实践值得包容鼓励。但是,对方言和声腔音乐“动手”还是要慎之又慎,切莫伤到剧种的灵魂

今年国家艺术基金项目申报增加的一条新规,引起业界广泛关注和讨论:大型舞台剧和作品创作申报项目“有使用外请主创人员情形的,在评审确定资助项目时,每外请1类主创人员降低1个排序档次”。可以看出,规定意在鼓励各剧种培养自己的主创力量,避免因过度依赖外请主创而逐步丧失本剧种特色。这也提醒我们,是时候重新认识本剧种的灵魂所在了。

我自己在多年的演出与创作中,尤其深刻地感受到,方言和唱腔是地方戏的灵魂,不能草率“移步又换形”,以创新之名丢了灵魂。

以闽剧为例,它以福州话为方言基础,福州话中保留了不少上古汉语的遗存并且

发挥方言优势。更令人担忧的是,青年一代本土编剧对方言的驾驭能力远不及前人。地方戏必须与方言“血脉相连”才能葆有自己的特殊气质。那些生搬硬套甚至极其拗口的台词,只会让地方戏的独到韵味丧失殆尽。

说完方言,再来说说唱腔。闽剧在400多年的发展、沉淀中与福州话紧密相连,形成了独特的剧种音乐风格——你能从“逗腔”中听到“水磨腔”的一唱三叹,能在“江湖”中听出弋阳腔的高亢激昂,能从“洋歌”的平白如话中捕捉到福州的市井气息。这三大不同源头的声腔体系最终在福州方言和本土民间音乐中渗透、融合,再辅之以逗管、双清等特色乐器,闽剧声腔音乐更显特色。湖南湘剧也是将传入本土的高腔、昆腔等各类声腔在长沙方言的规范下与湖南地方音乐深度结合,“湘化”而成。

放眼望去,大部分剧种都有自己特色鲜明的乐器和曲牌音乐。泉州梨园戏的“压脚鼓”和《长潮·潮阳春》等曲牌、江西赣剧的赣胡和《红衲袄》等曲牌、山西晋剧的“呼胡”和《平板》等曲牌……每个剧种都通过丰富的声腔、曲牌以及特色乐器,形成具有高分辨度的艺术风格。

但是,如今不少大导演都有专属配器和作曲,他们恐怕没时间细致研究每种地方戏的声腔音乐,于是出现了唱腔设计、作曲、配器“两张皮”甚至“三张皮”的现象。受到追捧的大建制乐队、交响化配器也把剧种特色乐器淹没其中。最终,当大幕开启、序曲奏响之时,观众已然分辨不清的到底是音乐



剧还是戏曲。当然,我不是说倒退回师父的师父那辈人在明代、清代那样演戏才叫“坚守传承”。我的两位师父——刘小琴先生、胡奇明女士都是闽剧界一代名伶,他们始终在大胆尝试:刘先生创造了一套旦角表演程式“脱壳”,并为之设计了一套新的锣鼓经,胡女士率先进行妆造改良来优化旦角的身材比例,提升美感。任何剧种都需要适应时代变化,一些题材也非常适合突破发展,很多创新实践值得包容鼓励。但是,对方言和声腔音乐“动手”还是要慎之又慎,切莫伤到剧种的灵魂!

当秦腔演员一嗓子从喉咙里吼到天灵盖,我们不禁被这刺破苍穹的宽音大嗓所震撼;当越剧演员一声叹从唇齿间流淌到心尖上,我们又被这小桥流水的吴侬软语所融化。这不就是西北黄土地和江南水乡孕育出来的不同方言和戏曲吗?全国300多个剧种,各有所长、各有价值、各美其美,今天的创作者要革新传统,请先进入传统。

(作者为一级演员、福州闽剧艺术传承发展中心主任)

悬疑剧『幸福的烦恼』怎么破

周 尔

国产悬疑剧数量急速增长,成为近年来一个重要的影视文化现象。《漫长的季节》《白夜追凶》《开端》《我是刑警》等凭借精巧独特的叙事结构、极具艺术审美的影像风格、唤起深度共鸣的情感表达,引发收视热潮。今年以来,《黄雀》《棋士》《沙尘暴》《乌云之上》接力热播,一批新剧也即将“上线”。综观各大平台片单,即使新项目开机趋于谨慎,这一赛道依然热闹非凡。作为影视创作的质量高地和影视出海的优势类型,悬疑剧在弘扬法治精神、讲好中国故事、满足人们精神文化需求上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

悬疑剧的火热,自有其因由。一方面,悬念感和刺激感具有天然的戏剧优势,能满足观众从日常抽离的追剧预期。在确保悬疑浓度的基础上,还可以叠加社会议题和人文思考,融合历史、奇幻、爱情等元素。另一方面,互联网上娱乐产品数量指数级增长,对播出平台而言,悬疑剧具有短视频等所不具备的题材优势,这也为其自身建造了内容“护城河”。

悬疑剧还成为新生代主创的才华试炼场。各大平台起用的新团队已然崛起,新的制作理念与叙事方式为悬疑剧带来新气象。较之宏大主题的现实主义创作,悬疑剧既具备现实题材的构成要件,又能从小切口进入,以小角度延展,“小人物”呈现,处理起来更加轻巧,与现实的联结可进可退。作为典型的商业类型片,悬疑剧追求极致化的艺术风格和精巧缜密的故事逻辑,更契合年轻团队敏锐、个性的创作优势。这一领域的试水,为年轻创作者后续驾驭严肃正剧奠定了基础。

然而,题材火热、创作扎堆也给悬疑剧带来“幸福的烦恼”。经过“大千快上”、反复开掘,近期悬疑剧已开始显露疲态,出现题材重复、风格雷同、审美平庸、演员都是熟面孔的状况,给人“千剧一面”之感,“破局”呼声渐起。

创新难度增大的情况下,感官刺激似乎是条充满诱惑的捷径。有的创作者奉行拿来主义,直接将大案奇案作为创作素材库,依靠升级犯罪手段,把奇观当成制胜法宝。这种“下猛料”所带来的热度并不可持续,一些缺乏善意的猎奇镜头,只会招致观众反感。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聚焦20世纪90年代到本世纪初的悬疑剧,让社会派悬疑的取景框被固化。久未侦破的案件,显影被时代遗忘的“小人物”,由新老警察作为见证者,发出对命运的一声喟叹……这类作品将案件与人性的深度、时代的转型相结合,在对历史的回望和追问中引发现实思考。这一类型的开创者无疑做出了有价值的探索,但一拥而上的模仿者却忽视了求新求变的创作规律和观众的真实需求。

悬疑剧要实现突破,不应只是地图上的拓展,满足于让冰天雪地的东北、风沙漫天的西北、潮湿阴雨的西南一成为故事发生地,而是要综合利用独特的地理景观、历史人文景观和时代景观,构建新的审美体验;不应只是将悬疑剧与偶像剧、古装剧、年代剧等简单黏合,带来模糊、混杂、割裂的观剧体验,而是要取长补短,形成新的审美样态;更不能剑走偏锋,将犯罪方式进行英雄化的赋魅表达,把犯罪率处理成“小人物的悲歌”。

话题和营销同样无法实现悬疑剧的真正突破,只有内容创新才能让作品拥有经久不衰的生命力。《漫长的季节》将悲悯之心贯穿始终,走出东北题材悬疑剧的藩篱;《不完美受害人》保持对社会的深刻洞察,细致呈现人性中的可能地带;《我是刑警》抛下炫技套路,用素面朝天的纪实风格赢得观众喜爱;《无尽的尽头》则通过对案件的庖丁解牛,提供了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新解法。这些作品给今天的悬疑剧创新以启发,观众希望看到的是更具启发性的现实观照和价值探讨,是更有深度的人性剖析。只有生活上深入、思想上升级、艺术上拓展,用心用情、精益求精地打造好作品,悬疑剧才能成功突围。

(北京市海淀区 邱 爽)

话剧《燕食记》——醇香悠长关键靠『煲』

戴 晨

在有限的舞台时空里,怎样将一部几十万字的长篇小说转化成可观可听的舞台语汇?由中国国家话剧院出品、根据葛亮同名小说改编的话剧《燕食记》近日完成首演,不少观众前来观看。

大幕拉开,观众的目光就被一场热闹的厨王争霸赛吸引。聚光灯下,左侧是粤菜同钦楼的灵魂人物荣貽生,他表情严肃,一丝不苟;右侧是他曾经的徒弟陈五举,本帮菜十八行现任少当家,他目光坚定,谦谦有礼……在这场技艺比拼之下,暗流涌动师徒之间多年的恩怨情仇。突然灯光暗下,气氛由闹转静,时空跳转,一个个藏于美食背后的人生故事,被主创精心“烹制”后“端上”舞台,组合成一桌苦辣酸甜的宴席。

话剧《燕食记》保留了原著中具有戏剧性的关键情节。在时代洪流中,荣貽生严谨本分地守着“打莲蓉”的独门手艺,强调“打好莲蓉,最重要的是一个‘熬’字”,体现了老一辈匠人对传统手艺的极致追求。徒弟陈五举看到传统技法制作出的莲蓉月饼受到机制西饼的冲击,同钦楼经营面临危机,下定决心要闯出一片新天地。

主创并没有在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中过度着力,而是深挖原著内涵,将历史与当下紧密结合,通过莲蓉的制作技艺与荣、陈二人的情感联结来探讨传承与创新、坚守与变革的哲学命题。多年未见的师徒二人在决赛中重逢,看似充满了火药味,非要决出胜负才善罢甘休,但最终,荣貽生看到陈五举对不同菜系的成熟驾驭后,选择与自己多年的执念和解——他所坚持的“打莲蓉”手艺并非与其他流派水火不容,传统也不会一成不变,而是在一次次与多元文化的融合碰撞下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与原著以“我”的视角探寻历史真相不同,二度创作重构宏大叙事,用具“游戏感”的美食大赛贯穿全剧,以此制造出陌生化效果,将厚重的题材以一种轻盈明快的风格展现在舞台上,赋予其新的戏剧张力。舞台呈现追求民族化与现代感的融合。除了骑楼、一盅两件等岭南特色元素,导演对戏曲手法的化用恰到好处,如不同时空的自由转换,荣、陈悟道时的跑圆场等,增添了舞台的流动性。舞台上悬挂着的广彩瓷盘,既是饮食文化的外化象征,又作为投影的屏幕。导演巧妙地运用影像技术,将一道道美味佳肴具象化投影在“盘”中,也让剧中人被美食击中味蕾的心理活动得以呈现。

整体来看,话剧《燕食记》注重文学质感,同时结合时代审美,积极探索多元舞台表现形式,彰显出年轻戏剧人的胆识与锐气。然而全剧主要依靠人物叙述来推动剧情,一定程度上挤压了表演空间,如阿响得知养母去世、荣陈师徒决裂等一些需要展现情感张力的戏份略显平淡;阿响生母与养母之间的动人情谊、谢醒精心策划烹饪比赛的前因后果等情节经作者层层铺陈,也失掉了几分“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气韵。

文学作品的改编必然承载着众多期待,从鸿篇巨制中提炼出主题内涵,塑造鲜活人物,将字里行间的意蕴转化成可视可感的舞台语言,是改编时面临的挑战。话剧《燕食记》初搬舞台就展现了创作活力,相信在进一步耐心“煲制”下,质地会越发醇香。

微而不弱 短而益精

——评微短剧《狮城山海》

许心强



微短剧《狮城山海》剧照。

资料图片

有微短剧的快节奏,又通过台网排播给予观众长剧般的追剧体验和陪伴感。它摒弃了微短剧泛滥的“影棚风”,是一次可贵的精品化探索。

从篇幅划分,目前微短剧大概可分为三类:每集10—20分钟的横屏短剧,视听效果、叙事水准向长剧集靠拢;每集3分钟左右的竖屏短剧,在各大长短视频平台播出;每集1分钟左右的小程序剧,大多在小程序以付费或看广告解锁方式上线。后两类最符合观众对微短剧的认知,也是微短剧市场的主流;第一类最被寄托精品化的厚望,但一直以来,此类微短剧在观众眼中的形象较



话剧《燕食记》海报。 资料图片



本版邮箱:wenyipl@peopledaily.cn
本版责编:胡妍妍 版式设计:赵德汝

看台人语

舞蹈诗剧《九歌》——
跨越时空的诗意对话

“试问属于端午的仪式感,还有什么比看一场精彩的《九歌》更好?如果有,那可能是两场。”在社交媒体上,由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出品、北京歌舞剧院演出的舞蹈诗剧《九歌》成为端午节期间的热门作品。

《九歌》本是屈原所作的一组祭祀神祇的乐歌,楚地祭祀“必作乐鼓舞以乐诸神”,可以说自带舞蹈属性。舞蹈诗剧《九歌》并未选择“复刻”古楚乐舞,而是从原作中提炼出东君与云中君、山鬼与河伯、湘君与湘夫人、大司命与小司命4组组像,构成天、地、人、神4个篇章,摆脱情节的束缚,寻求更为纯粹的舞蹈表达。

作品赋予传统之美以当代解读。弓起的脊背、凝滞的步伐,透着当代人的孤独困惑;舒展的身姿、灵动的腾跃,洋溢着对自在之美的追寻。湘君与湘夫人被一层透明纱幕分隔于不同空间,两人一里一外同步起舞却无法触碰,似镜花水月、又如浮生一梦。云中君乘风而来,大司命奏响乐音的场景,更是给人强烈的视听体验,让人感受到万物勃发的生命节奏。《九歌》就用这节奏叩问天地,在古典与现代之间搭起一座桥,完成一场跨越时空的诗意对话。

(北京市海淀区 邱 爽)

革命历史题材最忌一个“空”字:故事情节不充实,人物形象不饱满,给人空泛说教之感。日前正在全国巡演的民族歌舞剧《烽火家书》,以“实”为基,剧情紧凑连贯,表演扎实丰富,激起观众的家国情怀。

主人公左权将军给妻子、母亲和女儿的13封亲笔家书,构成该剧的叙事线索。这些饱含深情的文字,虽然跨越时空来自革命年代,但信中对家人的思念,对好日子的期待,对小家与国家关系的思考,都亲切自然,没有空话大话,因而引人共鸣。

唱腔设计和音乐编排,充分吸收左权县民歌精髓;舞蹈呈现和服装道具,巧妙融入左权县小花戏中的彩服彩扇和“唛嗦步”“蝴蝶扇”等肢体动作。这些元素的使用也没有喧宾夺主,而是服务于主旨表达,把家书“唱给你听”的故事情境铺陈得更具现场感,也为紧张的戏剧环境增添了几分刚柔并济的观感。

与母亲、妻女的家书往来,与太行山区百姓的真情互动,在战场上的英勇抗敌,家书展开的3条故事线仿佛3盏聚光灯,多角度照见了左权将军的一生。牺牲时刻,伴随八路军战士、家人和当地百姓高亢悲愤的吟唱追忆,左权将军的形象在观众心中饱满地立了起来。至此,剧作主旨得以浮现——辽县更名為左权县,既是对革命英雄的深沉纪念,更是对太行精神的崇高致敬。

(陕西省榆林市 何行畅)